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通證卷上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論語集註通證卷上

元　張存中　撰

序說

周禮牛人讀為樴義與杙同樴音特又餘式之式二反杙餘式反

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

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

史記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墮毁也隳同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

孔子世家季康子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

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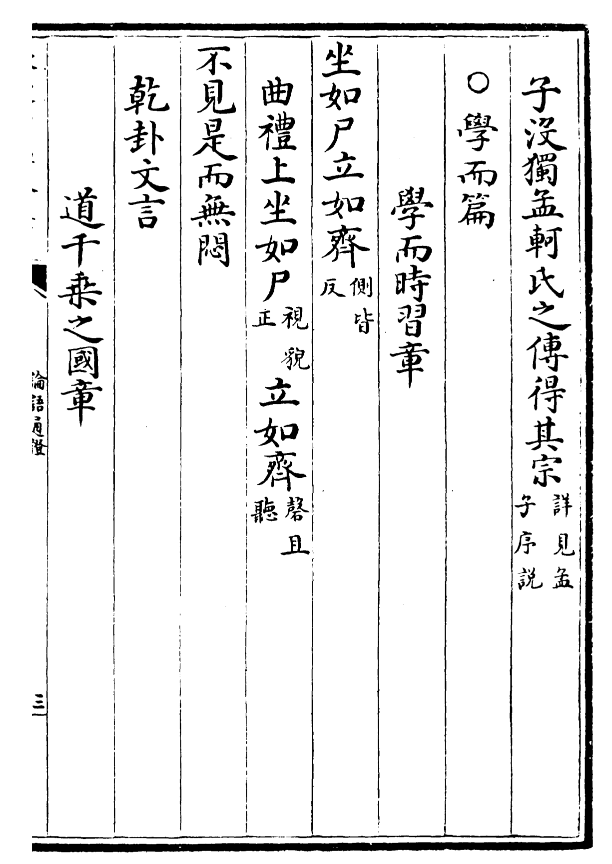
孔子世家孔子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于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曰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顔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按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家語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史記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史記云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韓文原道惟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



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詳見孟子序說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坐如尸立如齊側皆反

曲禮上坐如尸視貌正立如齊磬且聽

不見是而無悶

乾卦文言

道千乘之國章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卦彖辭

禮之用章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

禮樂記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富而好禮章

安處善樂循理

董仲舒策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

子貢貨殖

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買賤賣貴以殖其貨

〇爲政篇

爲政以德章

北極天之樞也

晉天文志天體如鳥卵天包地外地居其中猶卵之裏黄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見隐各一百八十二度强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辰皆斜而回轉熊氏曰北極當地上常見不隠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隐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也

詩三百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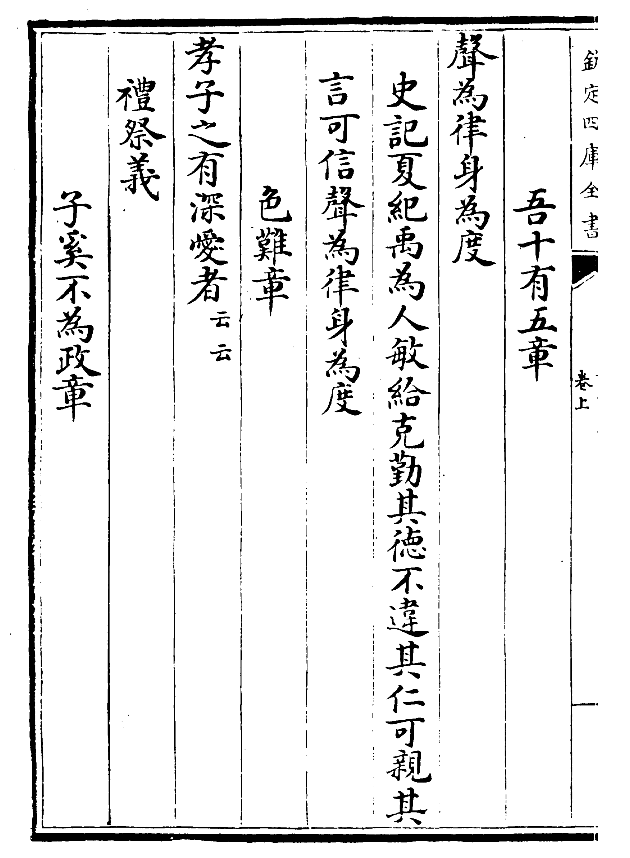
魯頌駉篇之辭

卒章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駰）有騢（音遐）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思馬斯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禮器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經禮儀禮也如士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

曲禮上毋不敬（毋者禁止之辭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言毋得不敬也此一句乃禮書綱領也）



吾十有五章

聲為律身為度

史記夏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

色難章

孝子之有深愛者云云

禮祭義

子奚不為政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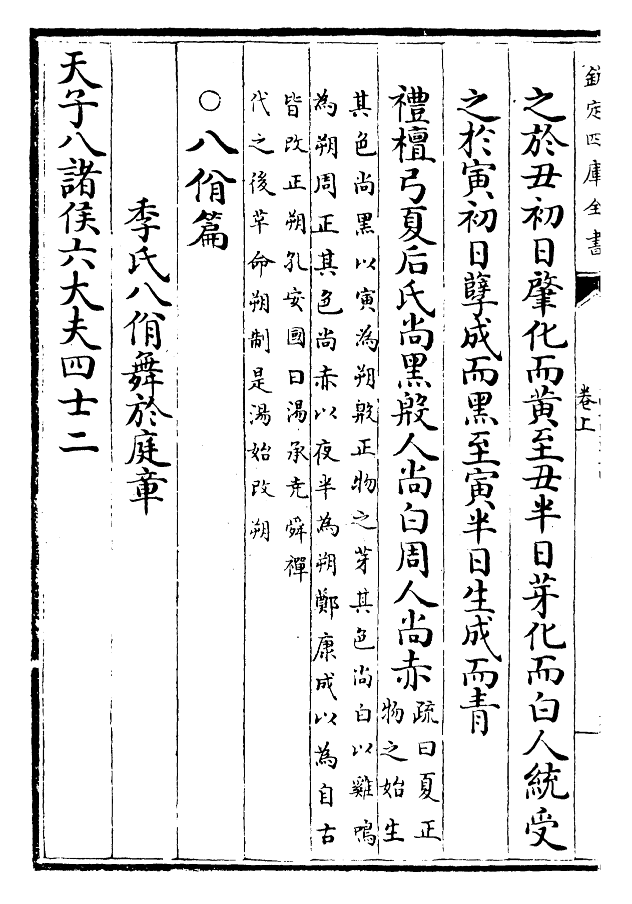
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立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子張問十世章

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

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



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黒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禮檀弓夏后氏尚黒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疏曰夏正物之始生其色尚黒以寅為朔殷正物之芽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正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鄭康成以為自古皆改正朔孔安國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朔制是湯始改朔

○八佾篇

季氏八佾舞於庭章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

左傳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音終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平聲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

杜預曰人如佾數

服虔曰每佾八人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

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音蛙尊而抔步侯反飲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

神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徑情而直行

禮檀弓下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

季氏旅於泰山章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巧笑倩兮章

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

周禮冬官考工記上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禮禮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王者之大祭也

禮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

禮明堂位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以人肉為薦羞

惡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度謂丈尺量謂豆區斗斛筐筥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革車兵車也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又曰我欲觀周道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孔子曰嗚呼哀

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

祭如在章

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

禮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側皆反承一人焉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其見所為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耆芰祭之日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寧媚於竈章

竈五祀之一

禮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祭先脾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孟秋之月其祀門祭先肝孟冬之月其祀行祭先腎

子入太廟章

魯周公廟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曰生以養周公死

以為周公主

射不主皮章

記曰武王克商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濟河而西散軍而郊射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以樂為節則無事乎貫革矣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季冬須來歲十二月之朔

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

特羊告廟

禮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䟽曰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

魯自文公始不視朔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公羊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然則曷為不言公有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管仲之器小哉章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仲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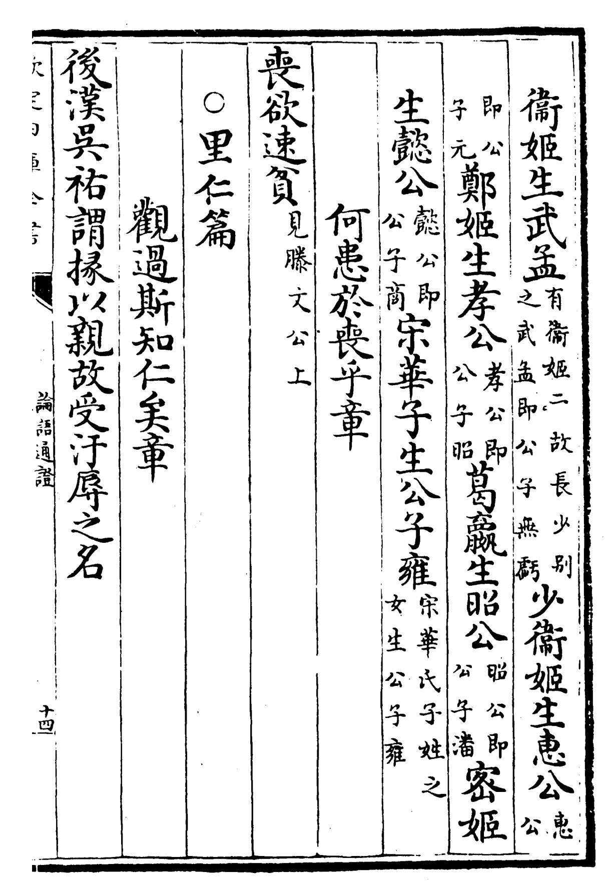
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處之是自傷於民力也

揚雄所謂大器

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規矩先自方圓然後能使物方圓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使物平直此之謂大器管子不知禮豈足以為大器哉

桓公內嬖六人

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內女色也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



衛姬生武孟有衛姬二故長少別之武孟即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惠公即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孝公即公子昭葛嬴生昭公昭公即公子潘密姬生懿公懿公即公子商宋華子生公子雍宋華氏子姓之女生公子雍

何患於喪乎章

喪欲速貧見滕文公上

○里仁篇

觀過斯知仁矣章

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

吳祐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　順帝時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四行謂敦厚質樸遜讓節儉也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嗇夫小吏也執役之賤職者姓孫名性為嗇夫私斂民錢五百市買單衣以進其父　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促迫性令往祐所出受私賦之罪　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性慚悉恐懼遵父命持單衣詣祐閤下伏罪出首　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使性歸家謝父教命

仍以所市衣遺其父憐其孝也

無適也章

春秋傳曰吾誰適從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音委為去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音蒙茸音戎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愚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堅之則為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

事父母幾諫章

與内則之言相表裏

禮内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音悅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公冶篇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謂悉索音色敝賦是也

左傳襄公八年鄭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

君命敝邑修而車賦修治而汝賦兵也儆而師徒儆戒師旅徒衆也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悉盡敝邑之兵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

襄公三十一年十月子產相鄭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必淺反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太叔疾即太叔齊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人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太叔疾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故出衛人立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其一反孔姞即孔文子之

女疾之妻也使太叔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名夏曰胡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非經天緯地之文

史記諡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謂號諡經緯天地

文經緯天地相錯而成如織之成文也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公叔文子之文錫民爵位之文順理而成章之謂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章

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

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臧文仲章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

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

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非已欲立而立人之道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也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

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并錄之

臧文仲居蔡章

祀爰居之義

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海鳥似鳳大如馬駒一名雜縣海有大風冬煖之災來辟

之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魯國東門外栖止凡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命人祭之非國典也難以為仁且智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章

子文姓鬭名穀於菟

左傳宣公四年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音虎臯滸楚地遂滅若敖氏越椒戰敗而死莊王遂滅其族初若敖娶於䢵音云又作鄖若敖楚之八世祖娶䢵國之女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音蓄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

夫人使棄諸夢音蒙又如字中邨女之母夫人知之使棄所生之子於夢澤之中虎乳之邨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奴口反謂虎於菟音烏徒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為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為令尹

崔子弑齊君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

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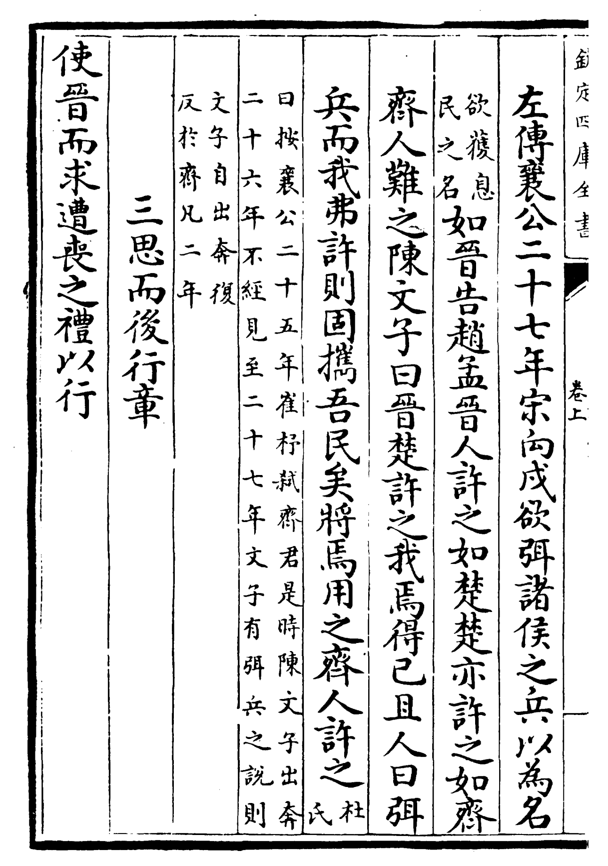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胡旦反）掫（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夜戒有所擊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

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借王猾夏之事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

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鬭穀於莬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鬭穀於莬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説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

三思而後行章

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左傳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音煙）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敎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過求不用何害於事此所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

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為使齊而納賂焉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視其母弟殺視不書賤之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會于平州（平州齊地在太山牟縣西）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

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章

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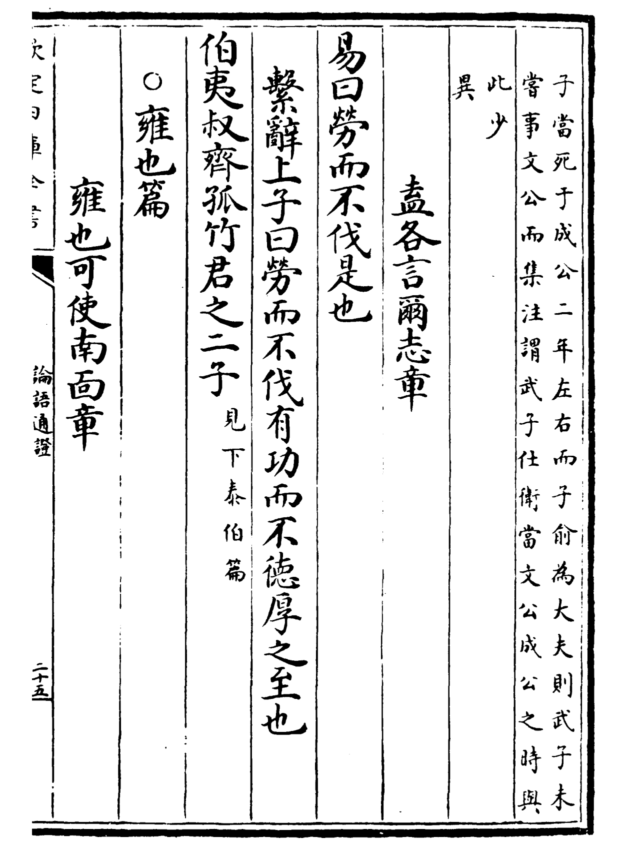
地也楚師敗績衛成公聞之**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叔武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訐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武叔**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甯武子甯俞也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于宛濮之地**曰**載書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

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甯武子恐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脏）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去聲）而入（長牂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市專反）犬華（去聲）仲前驅（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二子並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音鉗)莊子為坐(坐獄為主)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傳曰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坐獄於王庭各不身親蓋令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刖(音月)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音託)饘(音旃)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

于衛（衛侯既執故元咺得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元咺立之以為君）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音鴆）衛侯（衍醫名晉文實怨衛侯欲殺之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甯武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賄納賂于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魯僖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與玨同二玉相合曰瑴襄王與晉侯皆玉十玨）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論語記甯武子此其愚不可及也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速甯莊子則莊子速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名俞速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



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子俞爲大夫則武子未甞事文公而集注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

盍各言爾志章

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見下泰伯篇

○雍也篇

雍也可使南面章

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

劉向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魯人子桑戶也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說音稅下同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

文謂之易野易簡易野鄙野也　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若舜之誅四凶

書舜典流共工窮奇于幽州放驩兜渾敦于崇山竄三苗饕餮于三危殛鯀檮杌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伯牛有疾章

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

喪大記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子游為武城宰章

如飲射讀法之類

周禮地官黨正春秋祭禜音禜五百家為一黨其正於春秋二時禜祭日月星辰水旱之類

國索鬼神而祭祀歲十二月大蜡之時索鬼神萬物而祭之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序學名合聚其黨之民而行鄉飲之禮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一命為下士以年與衆賓相次再命齒于父族再命為中士則以年與族人相次而衆賓不敢

與之齒矣三命而不齒三命為上士則雖父族亦不得而齒焉故席于尊東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物猶事也謀於衆庶復求賢能養於鄉學以補所興之缺一曰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體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解同上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有教則有治政令則所以輔教治者法則其條目也正月之吉各屬音祝下同其州之民而讀法屬猶合也聚合其州之民讀教法而示之

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如州長之禮正月在州三時在黨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百家為族戒以勅其怠忽令所以輔戒而政事則次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屬民讀法州長以正月黨正以孟月族師則每月舉行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二十五家為閭其胥掌其徵召之命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既比必二反則讀法既比人數之後則讀法以戒敕之

孟之反不伐章

事在哀公十一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丕與丕同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也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子見南子章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音向為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説音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浮九反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揺市過之招揺翺翔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去聲下同於是醜之去衛

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之女也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名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音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

上帝乃歎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因自歎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薛氏曰老彭殷賢大夫即莊子所謂彭祖也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

自行束脩以上章

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禮曲禮下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音木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為射韝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

子之所慎章

齊之為言齊也

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側皆反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為髙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夫子為衛君乎章

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

史記伯夷叔齊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孤

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也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曰姓黙氏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兵殺之也太公曰武王田于渭得呂尚父謂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謂不食周祿也隱於首陽山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東府河東縣

南

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加我數年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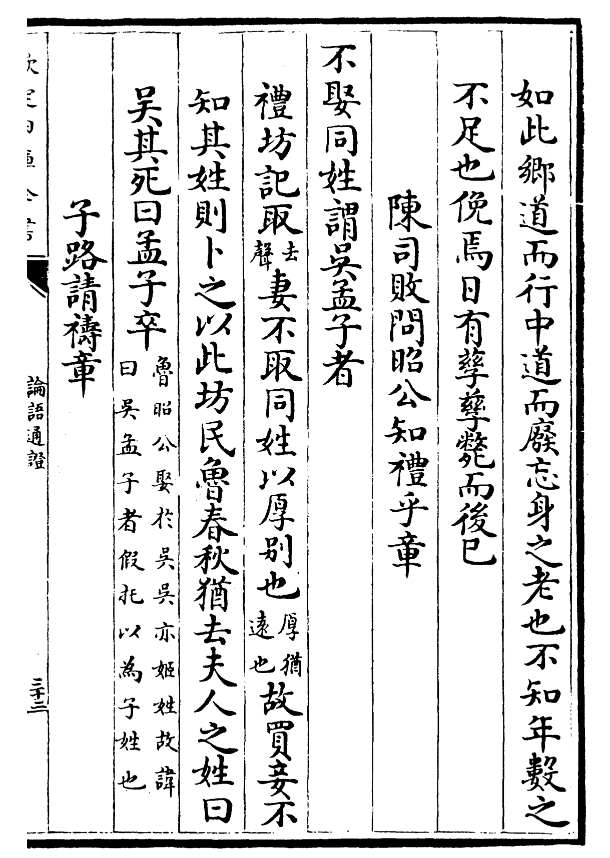
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章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



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不娶同姓謂吳孟子者

禮坊記取去聲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厚猶遠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魯昭公娶於吳吳亦姬姓故諱曰吳孟子者假托以為子姓也

子路請禱章

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有疾病者齊音側憂也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内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纊今之新綿易揺動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乃行禱於五祀謂門户行竈中霤盡孝子之情乃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卒

○泰伯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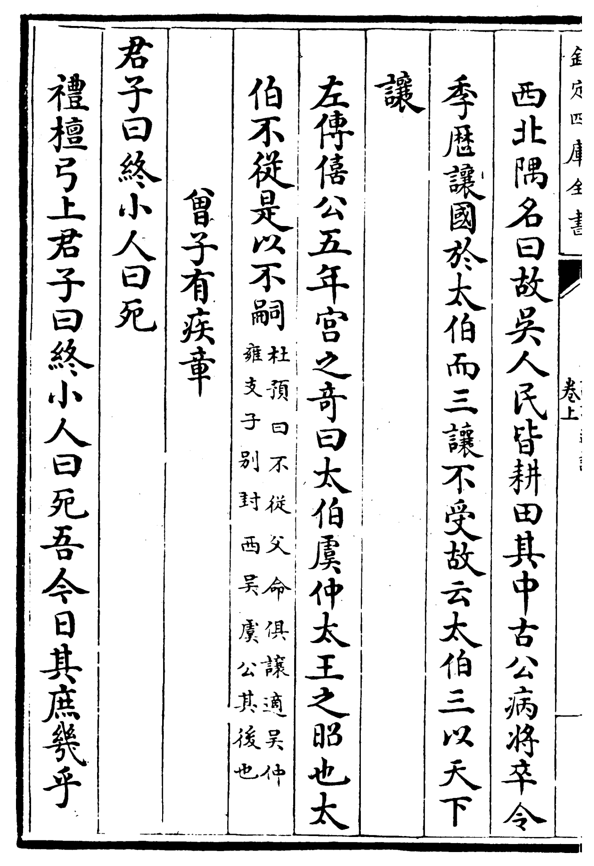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也後乃尊為大王名亶父公劉九世孫也有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仲雍字孰哉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列女傳曰大姜有台氏之女大任摯任氏之中女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生子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不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

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意欲傳國于季歷以及于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言二子知其意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採藥於衡山大伯仲雍托與大王採藥治病於衡山而讓國遂之荆蠻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曰荆蠻者閩地南夷之名也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五十里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曰荆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及北人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俗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

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而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越楚之界故稱荊蠻也吳人或問何像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



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歴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左傳僖公五年宫之竒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 杜預曰不從父命俱讓適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虞公其後也

曾子有疾章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禮檀弓上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禮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當為跬聲之誤也大蘂反

立於禮章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見大學或問

民可使由之章

朝四暮三之術

列子黄帝篇宋有狙公者善養猿猴之人故號曰狙公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芧栗也一云橡子也芧音序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

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

○子罕篇

拜下禮也章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

儀禮燕禮爲君燕卿大夫之禮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酧賔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

子畏於匡章

陽虎曾暴於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顔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說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太宰官名或吳或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宋世家殤公立以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至平公以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不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欲罷不能章

非所謂窈冥昏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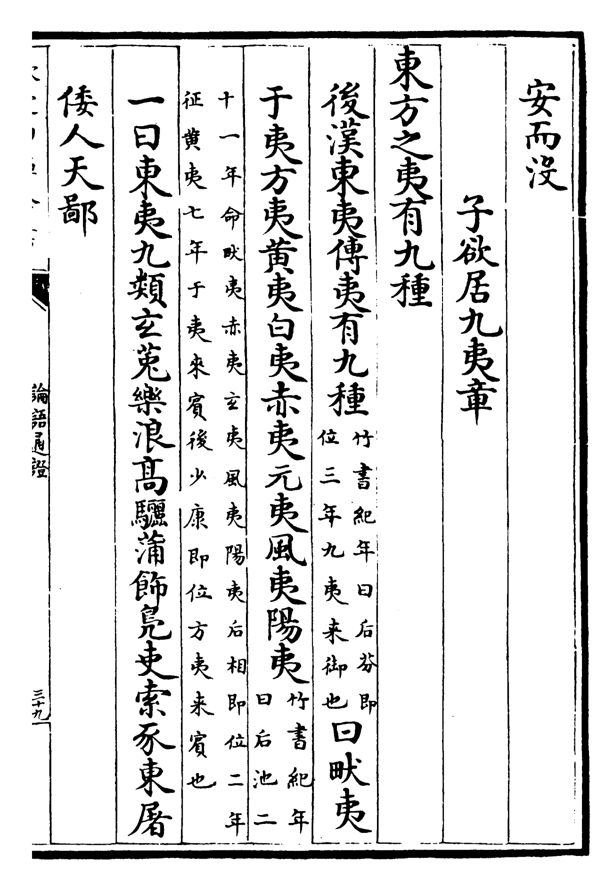
莊子在宥篇黄帝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音厥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去聲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烏了反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静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章

曾子將死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禮檀弓曾子寢疾病疾重曰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子

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子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晥華板反華畫也晥明貌大夫之簀與平聲下同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然曰呼瞿然驚貌呼虛憊之聲曰華而晥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急也不可以變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斃仆也舉扶而易之反席未



安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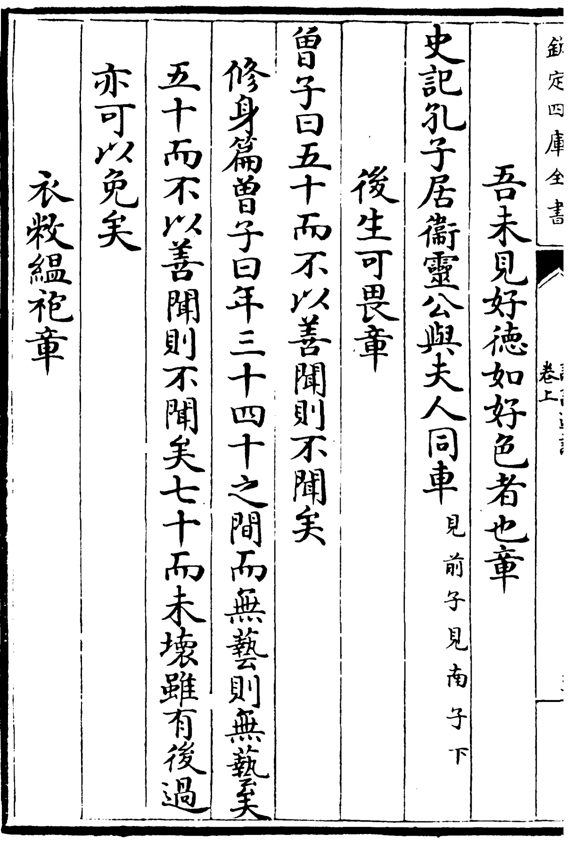
子欲居九夷章

東方之夷有九種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竹書紀年曰后芬即位三年九夷來御也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也

一曰東夷九類玄菟樂浪高驪蒲飾鳧更索家東屠

倭人天鄙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見前子見南子下

後生可畏章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則無藝矣

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

亦可以免矣

衣敝緼袍章

袍衣有著者也著音貯

禮玉藻纊音曠為繭緼為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為今之新綿也緼謂今纊及舊絮也襌音丹為絅音烱有衣裳而無裏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

未可與權章

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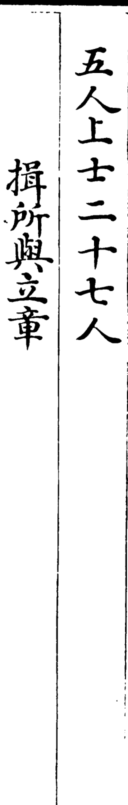
繫辭下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鄉黨篇

朝與下大夫言章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禮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揖所與立章

上公九命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壹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受職治職事再命受服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此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四命受器受祭

器為上大夫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

五命賜則

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説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

六命賜官

子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

七命賜國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出就侯伯之國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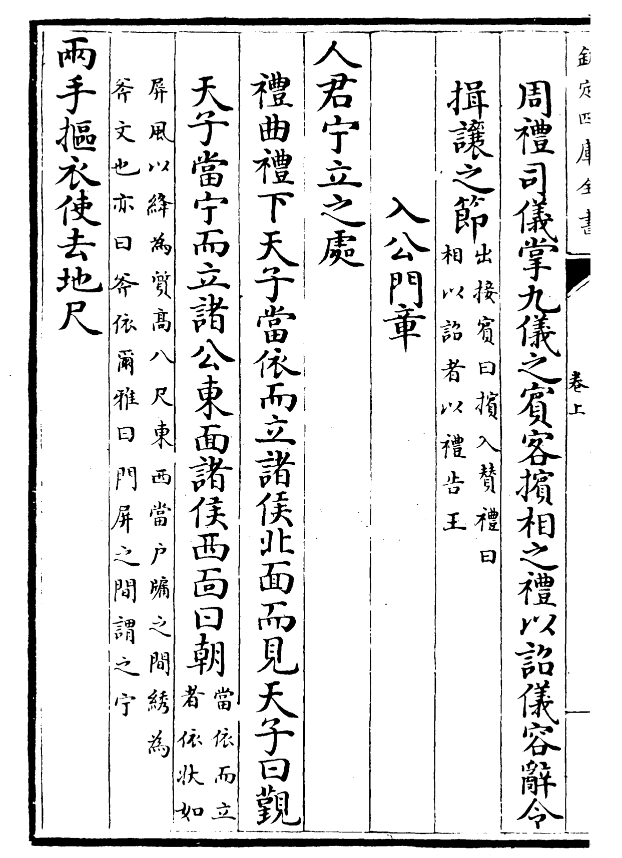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

擯用命數之半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賔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壁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壁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又擯相之容



周禮司儀掌九儀之賔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出接賔曰擯入賛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入公門章

人君宁立之處

禮曲禮下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户牖之間綉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

兩手摳衣使去地尺

禮曲禮上兩手摳衣去齊尺

氣容肅也

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音咨遬音速謙慤貌也遬謂蹙蹙也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色容莊

執圭鞠躬如也章

諸侯命圭

周禮冬官考工記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

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

使大夫執以通信

禮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

執輕如不克

禮曲禮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舉前曳踵

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曳足跟行不離地也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又曰發氣滿容

儀禮聘禮公受享幣擯者出請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客者也擯出請賓不必賓事之有無

賓裼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許受之

庭實工庭中所陳設之物下文皮幣馬是也工庭門屏之內

皮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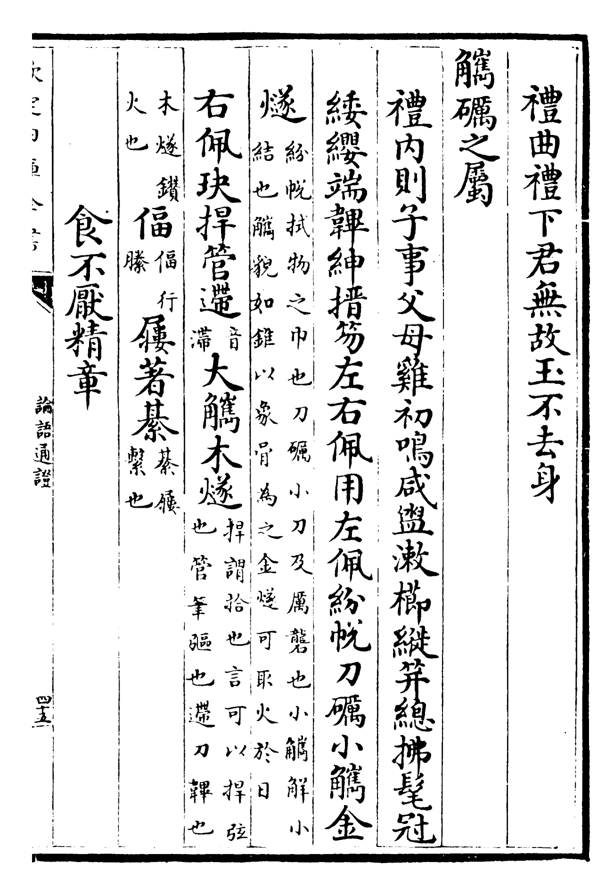
攝之毛在内内攝之入設也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内不欲文之豫見也内攝之者兩手相向也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言則者或以馬也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舍氣也衆介北面蹌焉七羊反衆介者士也蹌容貌舒揚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

詩所謂褧彼縐絺是也

君子偕老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褧彼縐絺是紲袢也

玉不去身



禮曲禮下君無故玉不去身

觿礪之屬

禮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巾也刀礪小刀及厲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音滯大觿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偪行縢屨著綦綦屨繫也

食不厭精章

聶而切之

禮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直涉反而切之為膾聶之為言牒也

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軒音獻菹類也

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

後漢陸續傳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續詣洛陽詔獄漢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及續時為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覘丑廉反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容易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得食知母至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

使者欲召守獄門吏案問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用醬各有所宜

禮内則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凡濡為烹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用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

腶丁亂反脩蚳直其反醢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脯羹兎醢麋

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酒以為人合懽

禮樂記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故酒食者所以懽合也

肺為氣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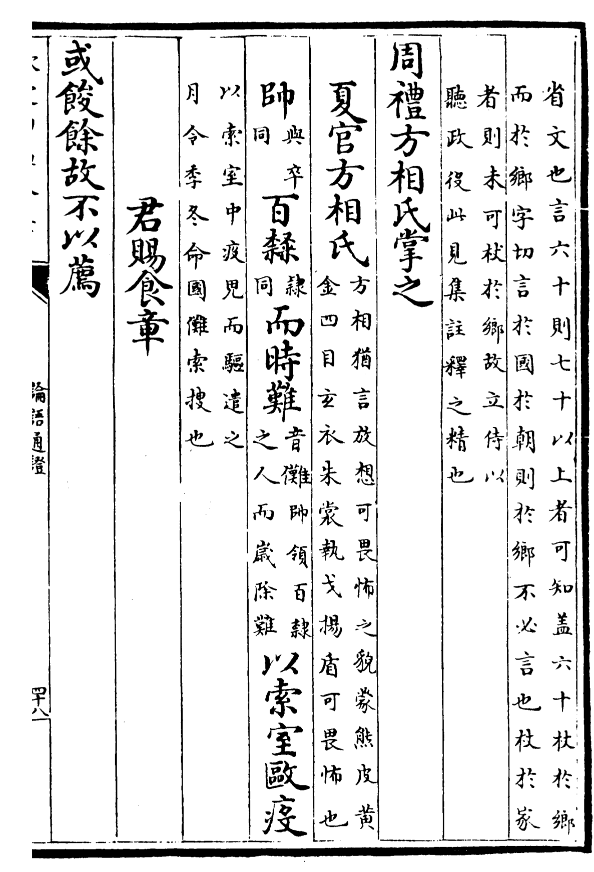
素問五藏生成篇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

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

六十杖於鄉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愚謂朱子獨引六十杖於鄉不曰七十八十九十者


省文也言六十則七十以上者可知蓋六十杖於鄉而於鄉字切言於國於朝則於鄉不必言也杖於家者則未可杖於鄉故立侍以聽政役此見集註釋之精也

周禮方相氏掌之

夏官方相氏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可畏怖也帥與卒同百隸隸同而時難音儺帥領百隸之人而歳除難以索室歐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遣之月令季冬命國儺索搜也

君賜食章

或餕餘故不以薦

禮曲禮上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履齋孫氏曰所謂餕餘者食物之餘雖妻子皆畀而父與夫亦不以食餘之物而祭之嫌其黷也然非食物之餘焉有不祭者乎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

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略有四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謂物牢鼎之實亦九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侑猶勸也祭謂刌肺脊也

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扨寸本反卒食以樂徹于造

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前漢酈食音異其音基陳留高陽人事高祖曰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王資民力而生不可忽也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故民以食為天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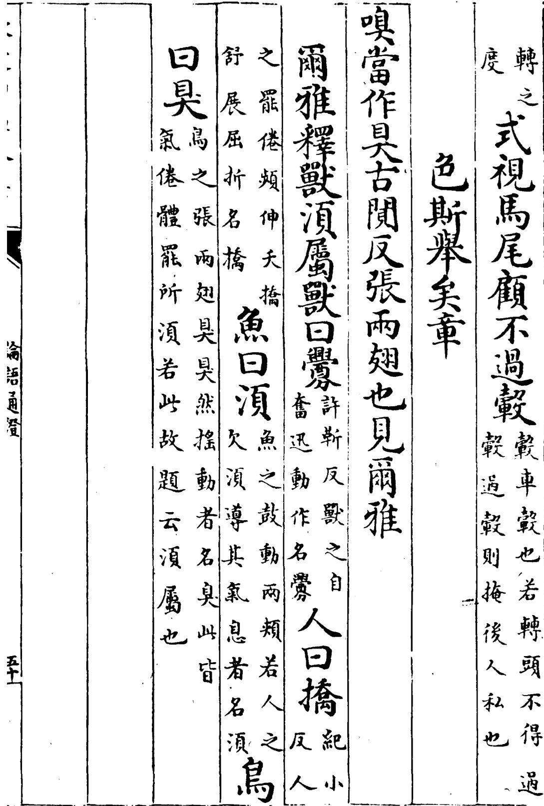
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戸籍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禮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戸鄉明寢恒東首首生氣也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顧不過轂

禮曲禮車中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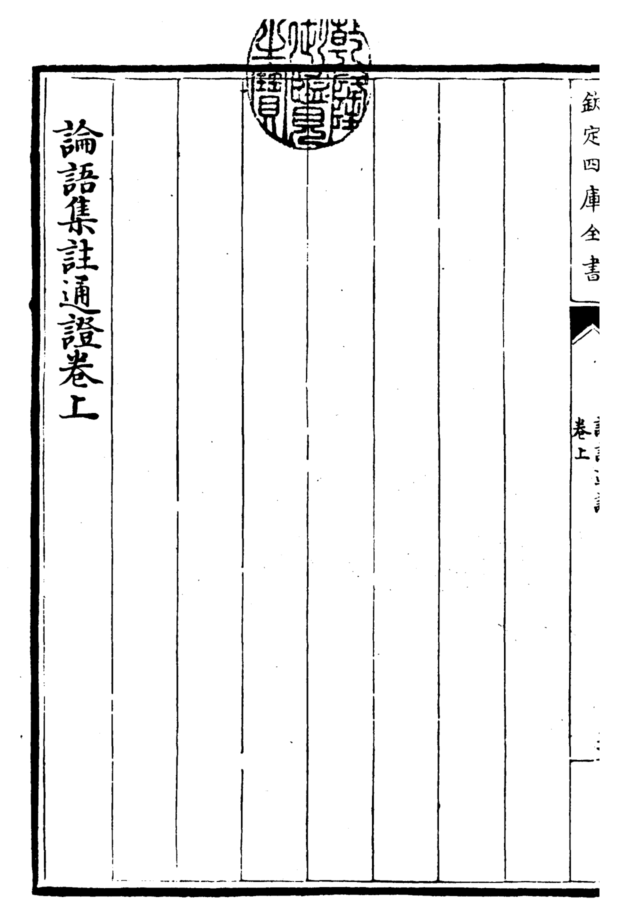


轉之度式視馬尾顧不過轂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

色斯舉矣章

臭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曰撟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夭撟舒展屈折名撟魚曰須魚之鼓動兩頰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者名須鳥曰狊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臭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通證卷下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十六 經部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

元 張存中 撰

先進篇

南容三復白圭章

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

弟子行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宫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顏路請子之車章

脫驂以賻之

禮檀弓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音脫驂音參而賻音附之騑馬曰驂賻助也以馬助喪用也

門人欲厚葬之章

喪具稱家之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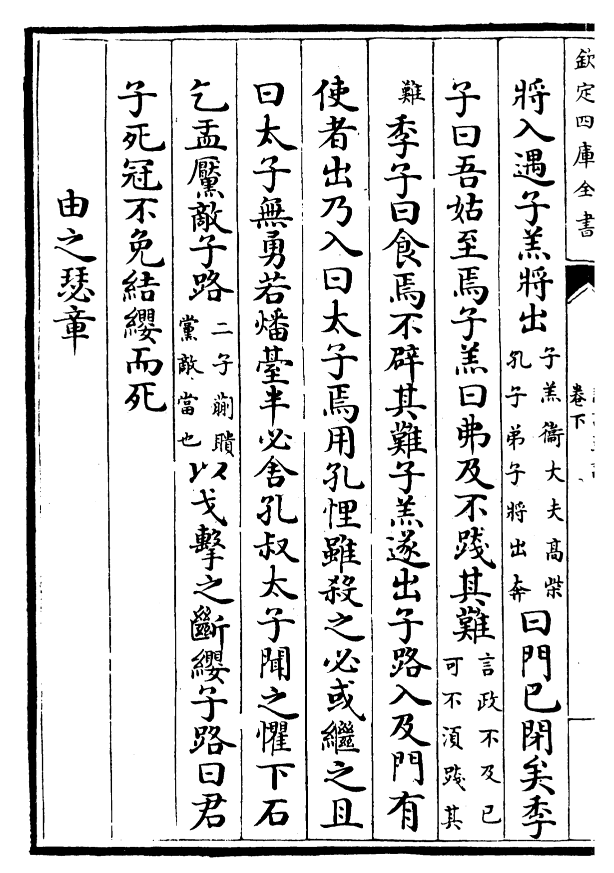
禮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

縣音玄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閔子侍側章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

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輿豭豚欲以盟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邑宰名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



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奔）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由之瑟章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

辯樂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居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夫然者乃所以為

亂之風

柴也愚章

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避難而行不徑不竇

弟子行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甞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甞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成

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躋升也 致思崩𥇳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 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

億則屢中章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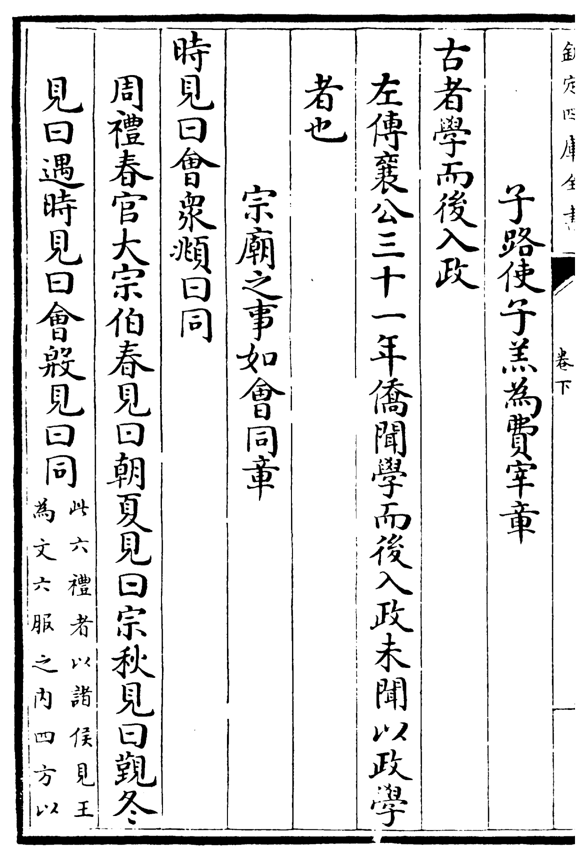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 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畏於匡章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

國語晉語欒共（音恭）子曰（欒共子名成諡曰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非師則無以開示訓誨雖生而不知所以俱生之理與禽獸何以異哉）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已師之所以教已與生我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子畏於匡以顏淵為死是時顏路尚在此在師為師也史傳紀忠義凡死於君事者皆不得顧其親蓋移事父之道以事君忠孝無兩全之理此在君為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古者學而後入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宗廟之事如會同章

時見曰會衆覜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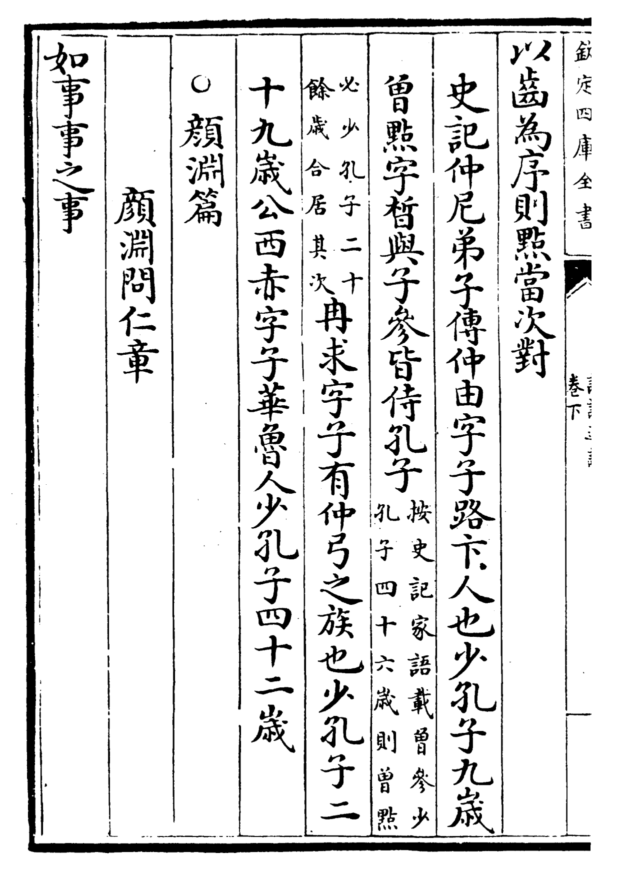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

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有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點爾何如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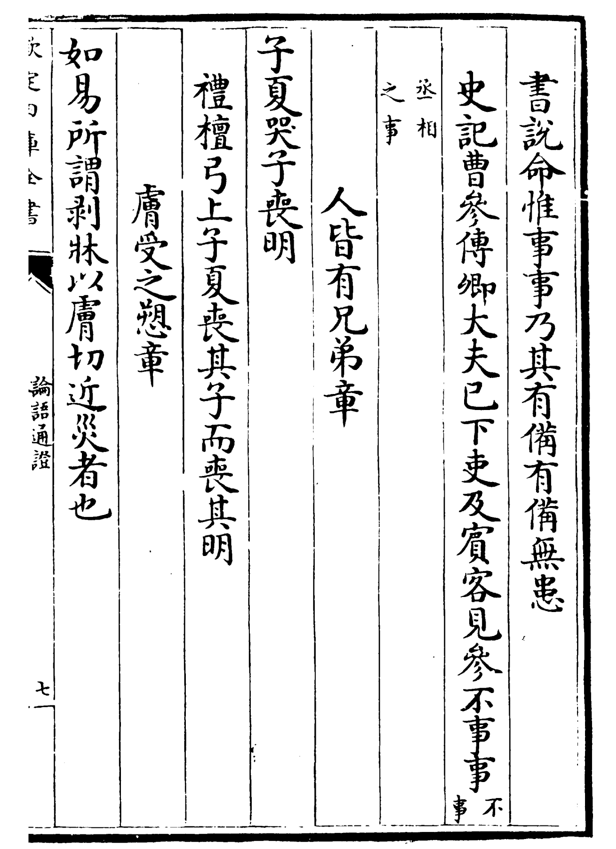
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

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晳與子參皆侍孔子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二十餘歲合居其次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如事事之事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賔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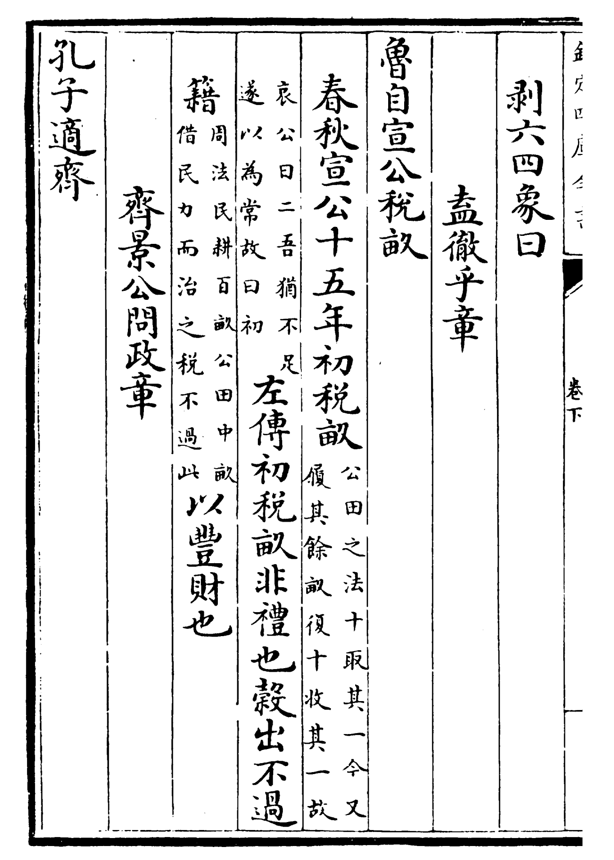
人皆有兄弟章

子夏哭子喪明

禮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膚受之愬章

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



剥六四象曰

盍徹乎章

魯自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

齊景公問政章

孔子適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

陳氏厚施於國

左傳昭公二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婚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

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釋文舊本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直加豆為五升而區釜自大故杜云區二斗釜八斗是也本或作五豆為區五區為釜者為加舊豆區為五亦與杜預注相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也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

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七南反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屨賤無用踊有用故貴民人疾痛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

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式豉反）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悦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

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

高昭子立荼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啓陳氏弒君簒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完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

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孺子而田乞不悦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悼公

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代立是為

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隙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

壬是為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闞俱為左右相相簡公

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

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

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子我及監止簡公

出奔田氏之徒遂殺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

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恒為相田恒言於平公曰德

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恒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

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子路無宿諾章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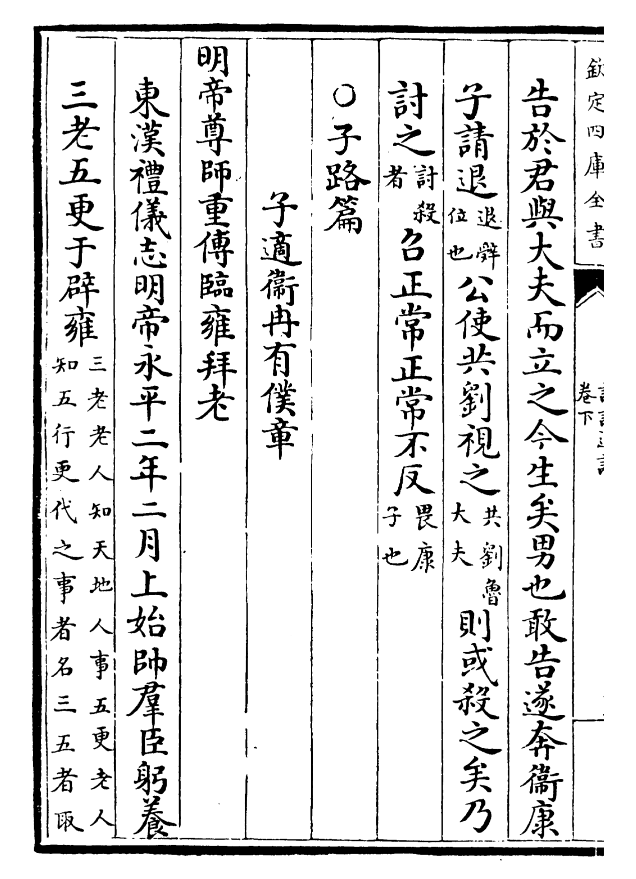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音亦以句繹音勾亦來奔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使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

季康子患盜章

康子奪嫡事見春秋傳

左傳哀公三年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已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



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衞康子請退（退辟位也）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子路篇

子適衞冉有僕章

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

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二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名三五者取

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昭明天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帝師羣下之臣則奉養之于辟雍天子之學三老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裘冠進賢古緇布冠也又儒者之服也前高二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太傅司空司徒著進賢冠三梁冠黑介幘扶玉杖策玉飾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其日吉日也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也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遣使者以此車迎三老五更就車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

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胥漱也祝鯁在前祝饐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

唐太宗大名名儒增廣生員

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至此乃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顔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

帛太宗幸國子監觀釋奠孔聖之禮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弟幣帛有差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筴負素坌去聲集京師文治熠于貴反勃興於是新羅新羅弁韓苗裔也漢樂浪地橫千里縱三千里東距長人東南日本西百濟南瀕海北高麗而王居金城環八百里高昌直唐京師西四千里而羸其橫八百里縱五百里凡二十一城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百濟扶餘別種也直唐京師六千里而羸濱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東新羅也王居東西二城吐蕃本西羌屬蓋百

有十五種散處河湟江浪間而性勃窣野南涼禿髮利鹿狐之後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渡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唐京師五千里而羸

等羣酋慈秋反長上聲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蹱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苟有用我者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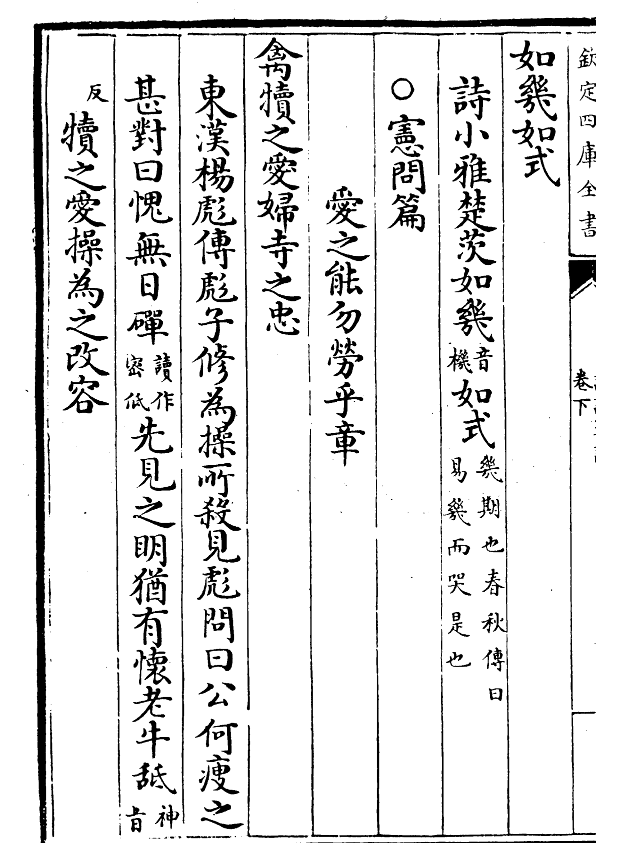
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見孟子萬章下

冉子退朝章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唐書魏徵傳徵字玄成太宗拜徵特進知門下省事魏州曲城人文德皇后既葬文德后即太宗后也后死而既葬是為昭陵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獻陵乃太宗之母陵也昭陵則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帝感悟徵言之幾泣而遂毀其觀

定公問一言章



如幾如式

詩小雅楚茨如幾音機如式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憲問篇

愛之能勿勞乎章

禽犢之愛婦寺之忠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操所殺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之明猶有懷老牛舐神旨反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詩大雅瞻卬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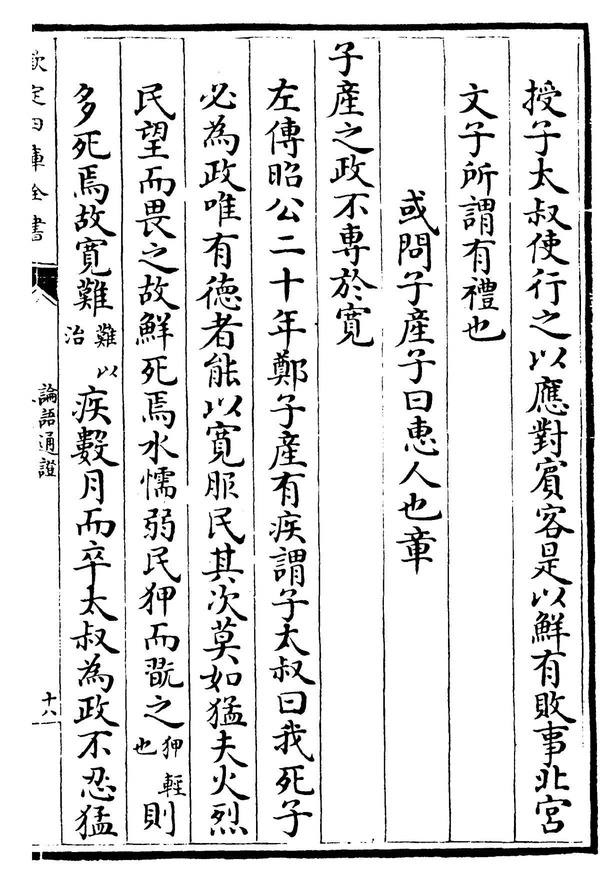
寺奄人也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

爲命裨諶草創之章

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于況反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報聘印段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

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



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賔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宫文子所謂有禮也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章

子産之政不專於寛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寛難狎輕也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音丸苻音蒲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刼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子西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彰

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召仇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定公六年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閭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師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陵師陸軍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鄀音若而改紀其

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南人謂陸為陵

卒召白公以致禍亂見大學或問下

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大節謂節義也
倓徒甘反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安然不疑也
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
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社之户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氏曰季孫之愛我

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十月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音借除於臧氏辟穿臧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遂正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已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門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蔡出龜因號龜為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與之田邑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

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霸

諸侯攘夷狄尊天子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姬甘心黨楚故齊師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披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牝牡相誘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界北至于無棣索隱曰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盖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爾貢包茅

不入以下皆責楚討罪之辭包匭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寡人是徵徵亦問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周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舟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蓋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其罪師進楚不復罪故復進師次于陘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服陘隰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諸侯之師進而據之焉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師退屈完請盟故退師次於召陵次于召陵之地以聽楚成

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曹在衛東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衛地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說音悅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

以其不用僖負覊賢人也執曹伯分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衛曹以為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亾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

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陳于莘北云云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桓公殺公子糾章

春秋傳齊襄公無道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二人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

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十二月遂弑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傅小白僖公庶子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傅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九年春雍廩殺無知雍廩齊大夫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讐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他活反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音奚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九春秋傳作糾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載載書也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為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管仲非仁者與章

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

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曰父非錯刻峻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文帝即位厲王驕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韋昭曰子糾兄也弟者諱也秦始殺

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

唐書魏徵傳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太子建成也洗馬官也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秦王世民也建成弟封為秦王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謂曰秦王責魏徵曰爾鬩吾兄弟奈何鬩鬪也荅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器重也即位太宗即帝位拜諫議大夫

王珪傳珪字玠叔世居郿僧辯之孫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太子闇小人疾秦王功高相猜忌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嶲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

公叔文子章

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見前孔文子章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篇

陳成子弑簡公章

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事在六年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恒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于舒州甲午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壬簡公也孔丘三日齊齊側皆

反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禮檀弓下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地而豬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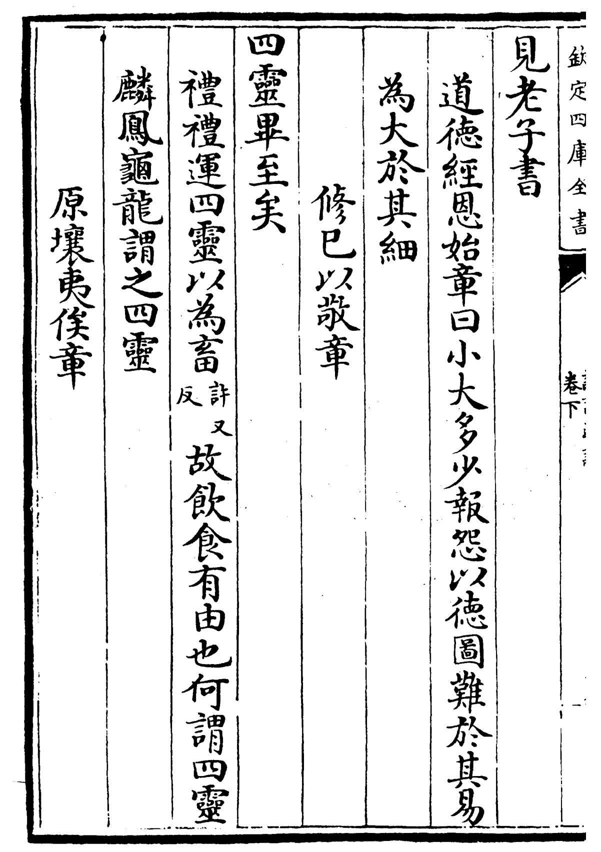
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淮南子原道下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衛大夫蘧瑗今年所行是則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於死故有四十九年非

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與屈同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以德報怨何如章



見老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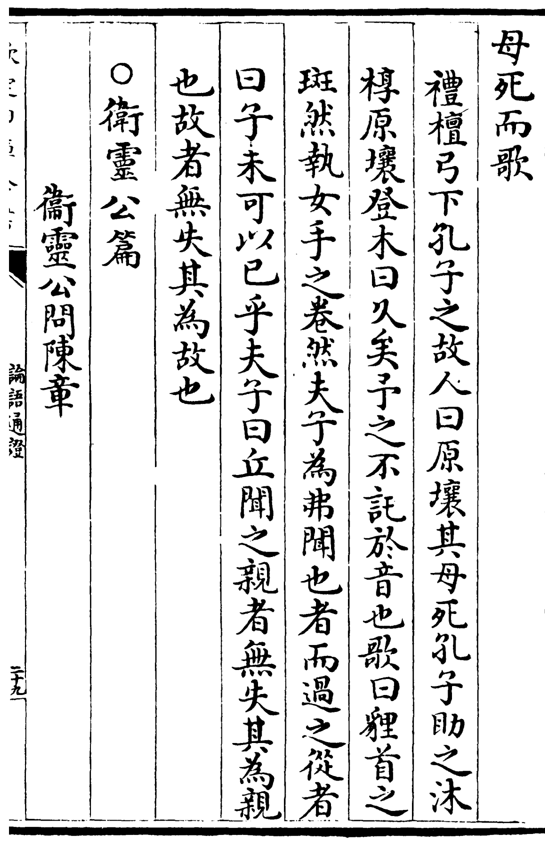
道德經恩始章曰小大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修已以敬章

四靈畢至矣

禮禮運四靈以為畜許又反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原壤夷俟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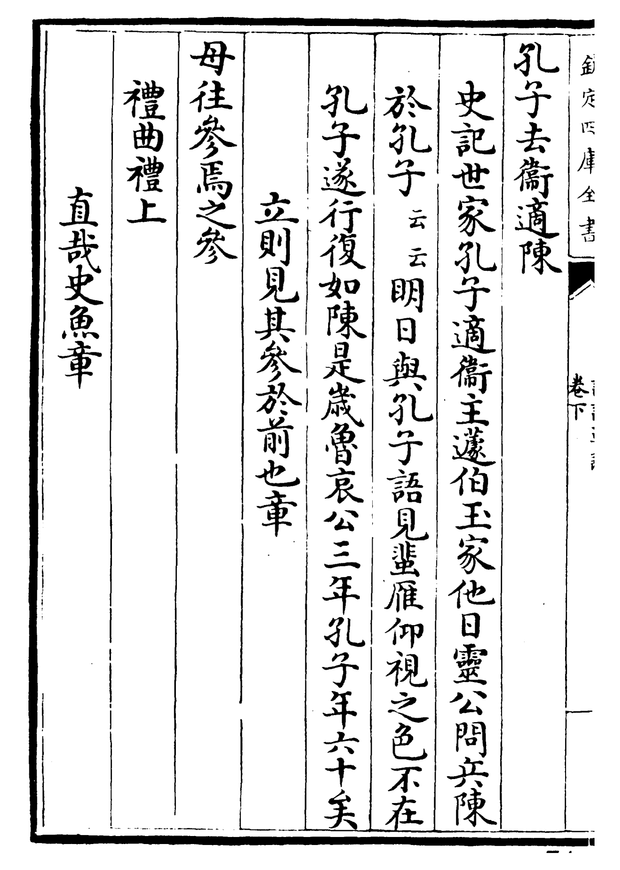


母死而歌

禮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無失其為親也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章

毋往參焉之參

禮曲禮上

直哉史魚章

死猶以尸諫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于阼殯於客位也　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

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之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孫林父甯殖放弒之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

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纍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宫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衞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

子貢問爲仁章

子貢恍不若已者

家語六本篇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顏淵問為邦章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皇極經世書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以數推之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十二而三十三十而十二至寅上方生人物是開物充時會在巳午之間戌上是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矣吾得夏時焉

禮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其書存者有小正今大戴記有夏小正篇

木輅也

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勾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大路木路也

周人飾以金玉

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王在焉曰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鞔莫干反

周冕有五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

四章凡九章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九冕服皆玄衣纁裳

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

禮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音促數音朔

煩志齊音敖傲同辟僻同喬驕同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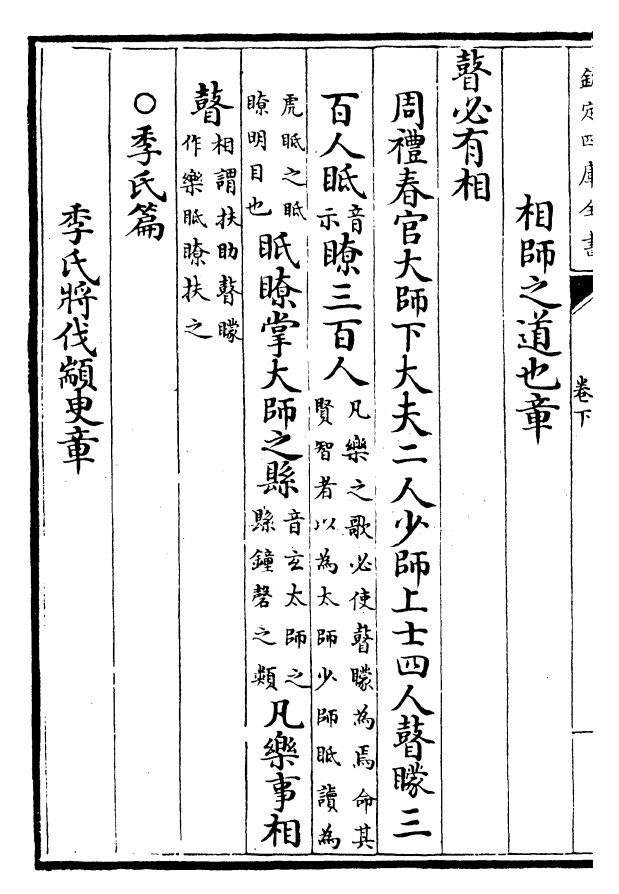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孔子以為不仁詳見公冶長臧文仲章

君子義以為質章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易坤卦文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相師之道也章

瞽必有相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眂音示瞭三百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少師眂讀為虎眂之眂瞭明目也眂瞭掌大師之縣音玄太師之縣鐘磬之類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助瞽矇作樂眂瞭扶之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

哀公十一年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齊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軍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

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人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冉有為季氏餘見子罕篇

是時四分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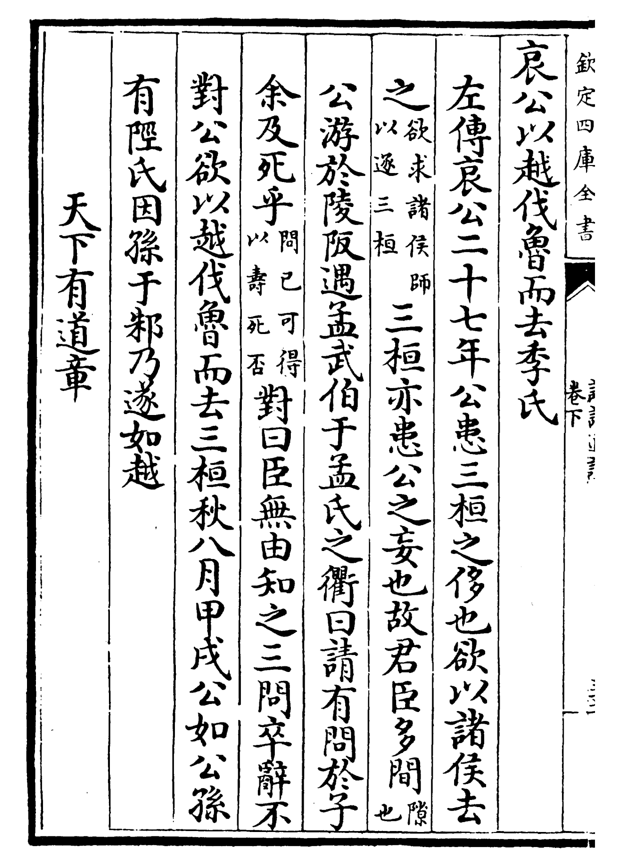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皆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季氏族）已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傳言季氏之亂）八年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仲帶之孫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虎自代懿子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刼公與武叔武叔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師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



哀公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隙也 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問己可得以壽死否 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天下有道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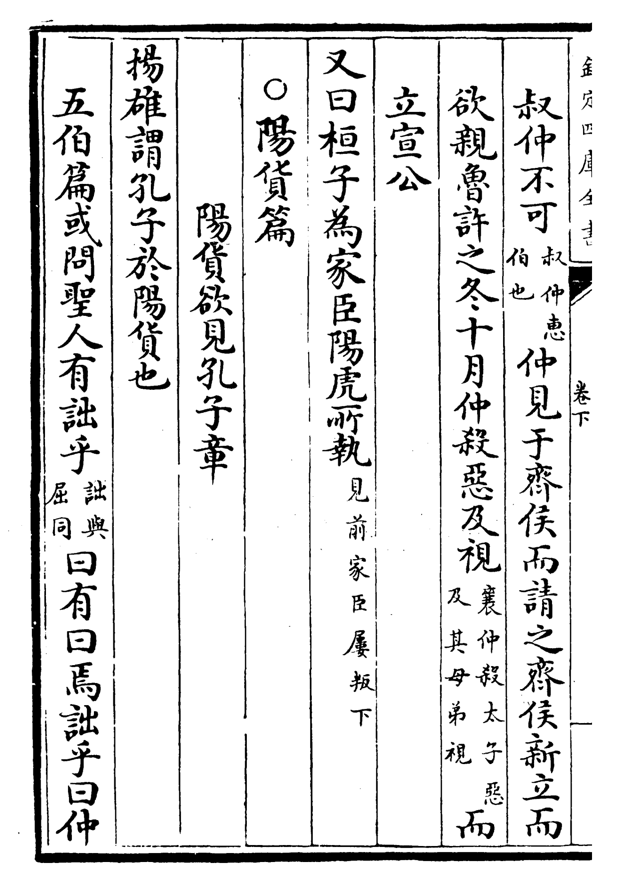
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祿之去公室章

殺子赤立宣公

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上聲而屬諸襄仲屬音燭襄仲欲立之



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也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襄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

又曰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見前家臣屢叛下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

五伯篇或問聖人有詘乎詘與屈同曰有曰焉詘乎曰仲

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衞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與仲同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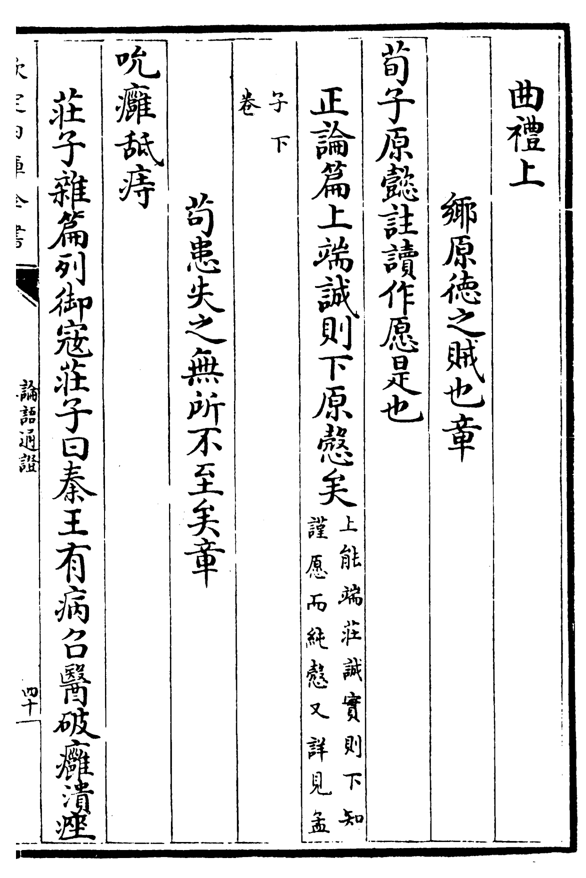
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左傳定公五年公山不狃為費宰季平子卒陽虎囚季桓子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

氏叔孫輙無寵於叔孫氏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輙更叔孫氏已更孟氏　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輙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

居吾語女章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曲禮上

鄉原德之賊也章

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上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愨又詳見孟子下卷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章

吮癰舐痔

莊子雜篇列御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

者癰壓疽之屬也得車一乗舐痔者痔漏下病也得車五乗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

前漢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士客反癰齰齧也齧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為上齰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繇與由同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下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於是乎書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四時取火

周禮夏官司爟古煥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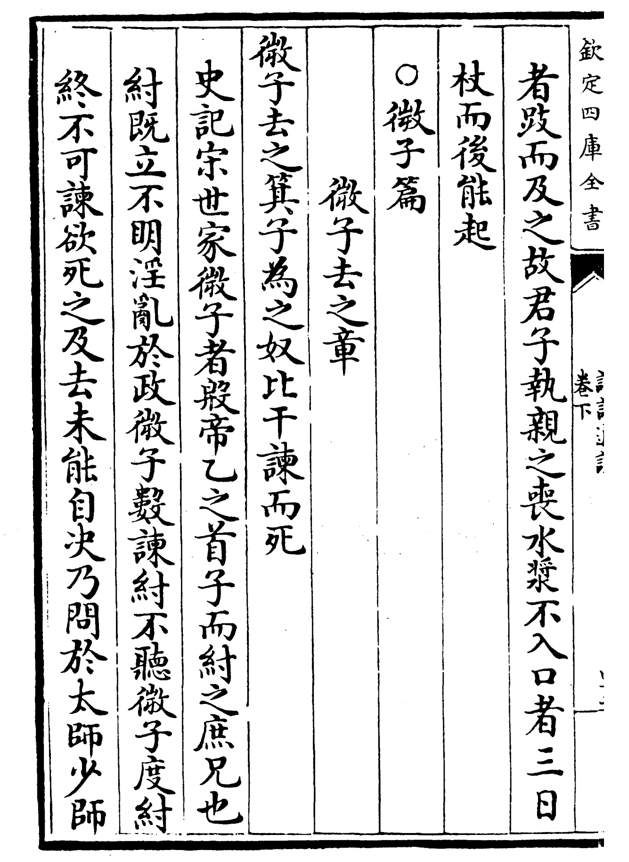
禮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音儐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于口既殯則三日矣故可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一溢早膳時用一溢米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按家禮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食粥齊衰衣裳皆用極麄生布旁及下際不緝謂之斬衰緝則謂之齊衰疏食水飲疏食麄糲之飯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緦麻五月三月之服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服練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有

醯醬始得食醯醬矣中月而禫太感反即祥月之中而服禫禫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食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未忍享厚味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未忍銜新品也

賢者之情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

禮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



者跛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問於太師少師

太師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玉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説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徉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

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持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齊景公待孔子曰章

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滑稽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倨不遜也傲慢也言倨傲自不可屈下於人也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

有間索隠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饋女樂章

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

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

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髙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辭下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章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逸民章

少連稱其善居喪

禮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見泰伯下

太師摯適齊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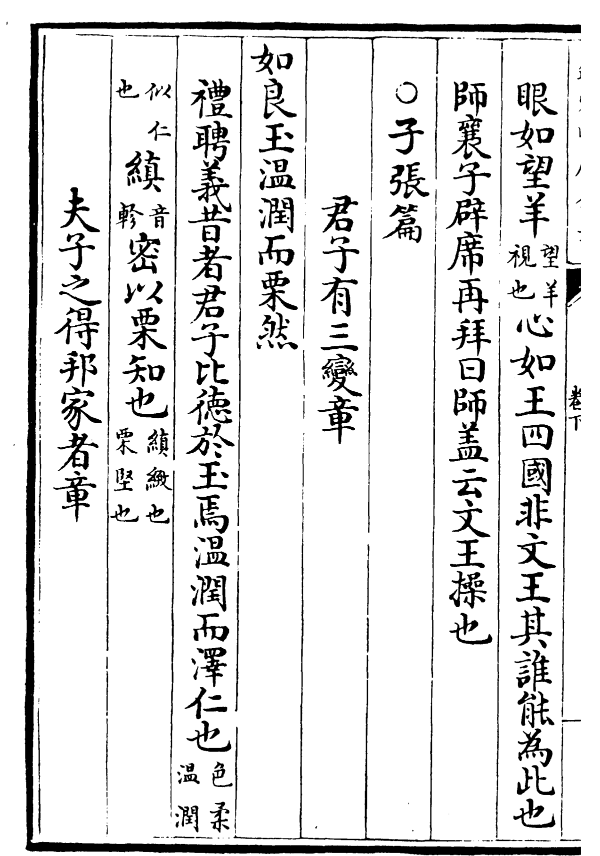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音又皆令奏鐘鼓大食朔月

月半以樂侑食時也宥猶勸也

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黯黑貌幾然而長詩云頎而長兮



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子張篇

君子有三變章

如良玉温潤而栗然

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王焉温潤而澤仁也色柔温潤似仁也縝音軫密以栗知也縝緻也栗堅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章

於變時雍

書堯典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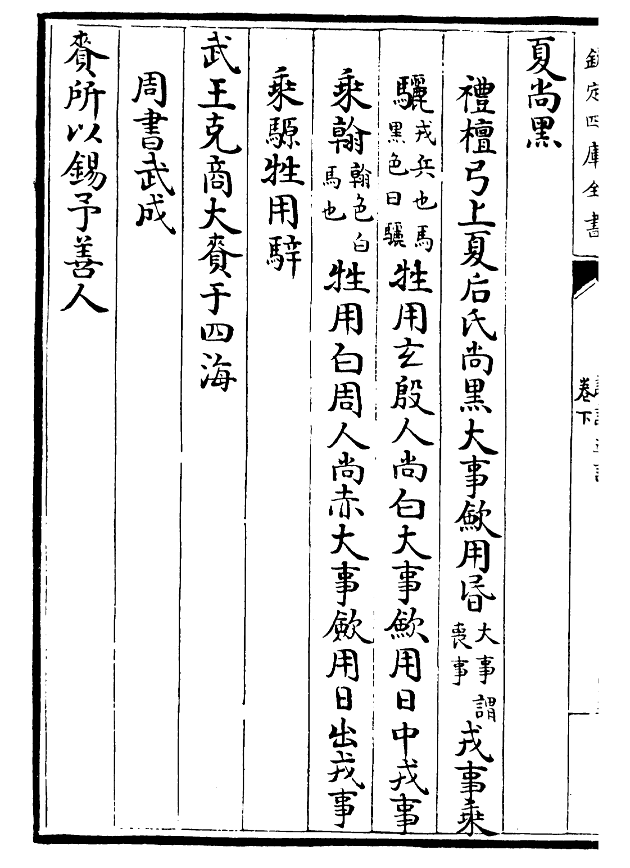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

王曰嗟爾萬邦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

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夏尚黑

禮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翰色白馬也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

周書武成

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章

謂封黄帝尭舜夏商之後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史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

封帝尭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

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

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乗牛散之桃林

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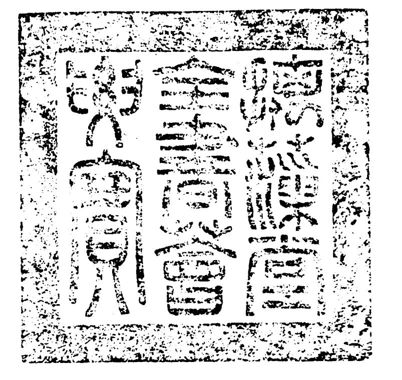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嘗事之請言其為人項王喑於金反噁烏故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五官反說訣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都關中而都彭城還逐義帝所過無不殘滅名雖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論語集註通證卷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